

浪跡天涯堪回首

鳳棲
—
著

序言

生長在社會動亂不安，傳統文化習俗劇烈變化的年代，抗戰勝利擺脫了做亡國奴的危機，接下來的內鬥並沒有給人民生存的選擇，跟隨父母浪蕩從重慶，南京，海南島，香港，和台灣，我接受的養成教育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觀責任重擔，這完全無法融入我天生獨立，帶著叛逆的個性，從小，我對身邊事物充滿好奇心，見到陌生東西，聽到不勝了解的問題，我不求教他人，我用自己的觀察和研究，來滿足我的求知欲，其他同齡孩子在玩遊戲時，我是埋在書堆裡，小說，文學，傳記，宗教和哲學，希望在閱讀中尋找答案，造成我心智年齡超過生理年齡，我喜歡用思考來擴大自己未來的前景，我思索如何打造未來理想生活，選擇未來生涯穩當的路徑，從小一些外人對我的思維和行為給予高評價，對我而言，這僅僅是一個搏人醒目的恭維，一個無中生有標新立異的誇獎，上蒼造人有不同膚色，有不同體格，有不同個性，更有不同心智，何況心智的開啟時段也因人而異。

心智成熟早，對我來說有利有弊，年輕時我行我素的行為，加上年少失恃的關係，確實給自己找來無數麻煩，我知道自己不是豁達大度的正人君子，但也不是飛揚跋扈的魯莽漢子，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則，有自我定設的道德規範，在計劃行事前，我會再三衡量可能產生的後果，以及如何控制預料外的支節節，發現可能有絲毫負面結果存在，我絕對不會因為一時之快，一意孤行完事，我一生追求的是，品德上、生活中、心靈上的「真善美」。

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凡人，我的思想和行為免不了會被七情六欲操縱，但我一生秉性以真誠和關懷與人相處，我不是衛道人士，也不是假聖人，我對生命的崇拜，對生活的挑戰，為自己理想的奮鬥，都在光明正大軌道上獲得，我從來不爭求不屬於我的物質、精神、權力、財富、名聲、和美色，但我也不會輕易改變，自認為是正確的行為，我是一個實事求是，從不勉強自己迎合潮流的人，美永遠是我夢寐以求的目標，在創造美妙的生活，累積微小的沙粒建造美的世界，我追求人性的真與善，我的為人做事的準則不存在絲毫虛假，我一生中找不出委屈求全的妥協，對外來的虛偽恭維或讚美，我都不屑一顧，我也從來沒有，向任何權威勢力低過頭，不喜歡的工作，不會勉強自己地留下，更換職業的主動權永遠在我手裡。

在美國生活幾乎超過一甲子，經歷不同社會階層朋友，從事不同領域的職業生涯，這世界民族的大熔爐，多少被不同族裔的文化有所感染，美國移民歐洲來的佔絕大多數，他們侵略和海盜的性格是魯莽，開放，活潑，冒險，和幽默，我們中國人所謂的美德是細膩，含蓄，謙讓，保守，和呆板，兩個文化差距非常大，生活在兩個不同價值觀的圈子中，職場上都是和一些粗曠浪漫的海員來往，自己闖業的領域，必須面對，猶太人和自傲和盎格魯撒克遜白人至上的新教徒，在不同領域必須採用不同的方法和態度來，配合不同有差異的文化來平衡，敢說敢做，讓周邊的人聽命於我，和他們交往，句子中不帶「F」字，不會認為你和他們是同類人，在朋友和同學的相處，就必須轉變為謙謙君子，把所有霸氣收起。

我是一個身心正常的男人，欣賞美麗的異性，不僅僅是滿足視覺上的要求，更希望能夠充實心靈上空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男人天經地義的本能，人的情感都逃不開，被七情六欲操縱，尤其一個正常男人是永遠無法擺脫，兩個致命的因素「情與欲」。

從心理學來說，情的起始是強烈的愛己，愛惜自己生命安全，舒適，喜樂，是生活的重心準則，在滿足自身的愛己後，進而把情向外發出愛他之心，將愛己之心擴大到，家庭分子之情，朋友之情，男女之情，基於愛己與愛他的共同性，呈現出情感面向的進階演繹為「佔有慾」。

從生理學來說，情與欲是無法區分的，情不自禁，從情愛轉化為性慾，現實生活中確有不同結果，有些情愛會發展成為，性欲的需求與滿足，但性慾的滿足，不一定會產生情愛，有情愛條件下的性慾，是雙方共享的愛情樂趣，中外人士對情與慾的認知有巨大的差異，歐美女士開放的個性，對你產生好感，願意在心靈和身體，與你完全膠合在一起，她們的情和慾完全是隨心所欲沒有顧忌，東方女士在這方面是，比較被動和深藏著，雖然今天邁進新女性時代，中國人千年的禮教約束，對中國女士，還是一具沉重的枷鎖，孔夫子說「食色性也」何況聖人也無法擺脫這生命的原動力。

在互相抵觸的文化，和不同的傳統觀念中生活多年，累積了很多親身經歷的過去，也有耳聞目睹的故事，把這些韻事記載下來給大家共享，人生苦短，歡愉瀟灑走一回，或因搏在千絲萬縷纏的情網中，都是產生在自己的一念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卻是南柯一夢，驚醒斷腸人，回首天涯歸夢，多情總被無情惱，人生幾何？還是胡言亂語姑且聽之，當著茶後餘興話題，你們自己給評語。

目錄

序言	5
一、串連的七百滴露珠	11
二、夏威夷十天漫遊	31
三、紐約到洛杉磯崎嶇路程	38
四、老謝的雜貨舖	151
五、籃球與我	162
六、偶遇波斯貓	179
七、巴黎奇遇	187
八、開羅歷險記	203
九、地獄天使的生活	223

十、新加坡的蘭西	250
十一、紐波特紐斯造船公司的韻事	261
十二、美國公司的培訓文化	272
十三、辦公室的故事	278
十四、一個中國藝術家在美國的路途	292
十五、新加坡司令和愛爾蘭咖啡	342
十六、夢徊里斯本	350
十七、格林威治村的故事	379
十八、商業中介生涯	434
十九、日本的櫻花和女人	454
二十、遊艇上的故事	473
二十一、阿拉斯加遊輪的故事	491

二十二、驚魂伊斯坦堡	503
二十三、叫米莉的拉薩女孩	511
二十四、雪莉的移民路程	542

一、串連的七百滴露珠

出了入境大廳看到「台北劉維賢」的牌子，接我的是加州分公司人事部的陳鴻川，車子往南開，豔陽高掛在無雲的天空，放出火焰般輻射，掃過舊金山灣的海風，帶來涼颼颼的水氣，這是標準的舊金山天氣，不到二十分鐘進入了聖荷西市，車子停在一棟五層樓公寓房的地下停車場，五樓的一間套房，陳告訴我，這是你兩年的家，車子的鑰匙放在餐桌上，房門門鎖的號碼，和連同一些文件給我，說明一些美國生活必需知道的事項，車子和公寓是在公司名字下租的，國際駕照在加州只有六十天有效，我問他是否可以換喜歡的車？他說只要不超過原來租費是可以的，公寓水電登記在我名下必須按月付，房間有清潔公司，每星期打掃一次，時間我決定，接下來是週末，附近有超市和百貨公司，可以添置需要的東西，要我好休息調整時差，星期一公司見。

像在做夢一樣，昨天還在台北，想到小慧和龍龍，我心裡翻騰不已，拿出手機看看台北是早上七點，按下「連我」的語音視頻，告訴小慧我安全抵達，把公寓情況向她做了詳細報告，一問一答地互訴情愛和思念，時差終於讓我在客廳的沙發上進入夢鄉。

半夜醒來，仔細打量這未來兩年的家，大約九十平方米，進門是客廳，左邊是廚房飯廳，一小套房有窗子對著舊金山灣，中間是客廳，有落地窗陽台對著灣區，右邊的主臥室是陽台和浴室。

月亮的倒影在舊金山灣，隨著水面上上下下浮動好美，五個月前，老闆告訴我調到美國公司服務兩年，回來後可以升為單位主管，這是公司的金定律，沒有辦法拒絕，大學畢業就參加這公司，五年工作從實習工程師到現在的資深工程師，當然希望有機會往上走，回家和小慧討論這外派，她為我高興有

升遷的機會，卻捨不得我們必須異居兩地這麼久，小慧在銀行服務，主管非常欣賞她，當然不可能放棄她工作，她說還好只有兩年，來往美國也很方便，她和龍龍可以來看我，體驗一下美國的生活，最後的決定是讓我抓住這機會。

小慧是低我三班的大學同學，在學校活動中認識，她有溫順柔和的性格，也有豁達深度的理解性格，懂得享受生活，但不追求奢華，有崇高的理想，但不流露在外，我們交往，從來沒有看到她生氣，也從來不會，提高過聲調來表達不同的意見，我們可以徹夜不眠地討論人生，愛情，社會，理想，未來，責任等等不同的話題，雖然大部分不會有結論，但我們卻更了解和契合，順理成章在她畢業後結婚，婚後的生活沒有激起想象中的浪花，但是互相的愛慕和了解，讓我們生活在平凡和甜蜜中，兩年後龍龍的到來，為這平凡的日子帶來了不少的樂趣，朋友和同學都羨慕我們三口之家。

迷迷糊糊的睡到中午，空空的冰箱什麼都沒有，公寓對街有一家丹尼斯餐廳，享受美國的第一個早餐，飯後到超市買了一些日用品和食物，把自己安頓好再說，沒有多久瞌睡又來了，靠在沙發上好像回到台北的家了，龍龍在門口等我下班。

醒來已經天黑，在公寓裡轉了一圈，地下室是停車場，一樓有一大廳，和很多隔開的小廳堂，大廳有一大三角鋼琴、舞台、音響、橋牌桌，有些人在聊天吹牛，應該是多功能廳堂，旁邊的小廳有撞球間、乒乓間、健身房，還有一個三溫暖浴室、小廚房和廁所，非常人性化的設備，三棟大樓包圍住，一塊綠草和花園組成的庭園，中間有一奧林匹克大小的游泳池，晚上做了一碗簡單的雞腿麵，吃完就和小慧在手機上「連我」。

星期一公司報到，高速公路上車流慢的像蝸牛漫步，八英里路花了二十五分鐘，向人事部報到，陳鴻川帶我去見部門經理，中年美國人身體很壯高大，一口英文很難聽清楚，除了知道歡迎外，噁里咕嚕中半知半解地，告訴我的工作範圍和責任，接著他叫一工程師喬治來，也是美國人個子比經理小了一

大圈，帶我到我的辦公室和告訴工作範圍，喬治問我聽懂多少老闆的德克薩斯州英文？他說德州英文的鼻音比較重，而且口音很重，有時他也要猜老闆的意思，慢慢就會習慣，喬治說他是道地的加州人，這是美國英語最標準的地方，我的辦公室在他隔壁，喬治拿來一些文件和圖紙交給我，告訴我從那裡開始，接手第一個任務。

公司裡中國員工大約有三分之一，大部分在財務和人事部門，銷售和工程部門幾乎都是老美，我的部門一共二十七人，除了我和一個當地華僑外，兩個黑人，三個可能是老墨，其他都是白人，雖然都是用英文交談，但是黑人的英文，老墨的英文，德州的英文，南卡的英文，新英格蘭的英文，搞得我糊里糊塗，耳朵根本跟不上這些不同的腔調，老是說，抱歉能夠重複嗎？簡直無地自容，發誓要把英文練好。

到租車公司，換一台七人座的多功能越野車，開慣同樣車子順手多了，晚餐後，在網絡上研究考駕照的路徑。

加州駕照手冊雖然厚厚一本，全世界所有國家對駕駛人的要求，都是以安全是最重要的守則，不到一星期通過筆試，三星期後拿到加州駕照，考試難不倒中國人的。

上班一個多月，老闆交代的任務沒有問題，工作上的進度緊湊跟得上，唯一困擾我的是，必須加強英文口語，和在寫工作報告必須簡練，最讓我尷尬的是在廁所碰見美國同事，上廁所自我放鬆的時刻，見面都會開一些玩笑，有黃色的笑話，更多的是關於球類的故事，都是美國人在成長中不可分的文化，中國人無法體會到這些關連的笑話和故事，常常讓我只能乾笑，根本不曉得他們在說什麼？

向陳鴻川求救，建議到市區大學，選修一些英文課程，這是提供給新移民學習英文的機會，當地居民收費非常少，帶了公寓合約，加州駕照，水電賬單到聖荷西市立大學註冊，證明我是這城市的居民，每學分只收費四十六元，選了六個學分的，高等英文聽和說，課程排在星期一和三晚上七點到九

點，再選了六個學分的，大學第二級英文讀和寫，課程是星期二和四晚上七點到九點，希望在兩年內將大學裡唸過的英文再找回來。

九月第一個星期二，悶熱的天氣和台北差不遠，回到大學生的生涯，找到教室，哇塞，好多學生，老師是英國移民，要求每個學生自我介紹，一班三十五人，大部分是墨西哥族裔，幾位是東歐族裔，兩位越南人，十個中國人，其中四位是上了年紀大的長者，有五位引起我注意的是，年紀接近的兩位男生和三位女生，大約都在三十歲上下。

休息時間，相同族裔的學生都聚在一起，我們六位年紀相近的中國同學，自然而然聚合在一起，各自做自我介紹，成都的李曉蘭大約三十歲，有身材修長模特兒的架子，白白淨淨面貌姣好的女孩，說話很快也很愛笑，廣州的丁啟俞看起來年紀小些，有點超重而且留了大鬍子，說話有很濃厚的廣東口音，來自上海的顧偉芳，個子較小，是個美人胚子，眼睛很靈活，尤其在說話時盯住著你看，像要洞察你內心，一位來自泰國的黃美美，矮小而且皮膚比較黝黑，濃濃的福建口音，來自印尼女孩林佑男，比較靦腆說話聲也低，因為年紀相仿，大家交換電話號碼。

第二天晚上，老闆交代新任務下班晚了，大學第二級英文讀和寫，從教室後面偷偷溜進去，學生比昨天少很多，休息時間，看到昨天的一起上課的三位同學，李曉蘭，丁啟俞，和顧偉芳，好高興又是同班同學，在走廊天南地北的聊天吹牛，下課時後李曉蘭建議去吃宵夜，正好沒有晚餐立刻同意。

出乎意料之外，聖荷西沒有台北東區這麼多的高樓大廈，但是中國餐館卻不少，不同口味的菜餚比台北還多，選了一家廣東餐館，沒有拘束的開聊，從不同地方來到美國，身居異國的遊子，沒有顧忌的把自己的身世做了報告，曉蘭是四川大學畢業，用投資移民身份到美國，父親派她來美國開設工廠，有意思的是她的工廠，進口中國自己公司桶裝的花生油到舊金山，這裡的工廠，將散裝的花生油，裝進小塑料瓶，再貼上美國製造的商標，反銷回中國，價格可以翻上三倍，她在聖荷西已經兩年，有自己的

房子，算富二代吧，啟俞是被家裡強迫到美國念商業管理碩士，在廣州念的是一私立大學，畢業後無所事事，家裡有的是鈔票，每天遊手好閒，白天玩電子遊戲，晚上到遊樂場所，畢業三年沒有上過一天班，直到有一晚上和朋友飆車，出了車禍還牽上人命，家裡用錢把問題解決，爲了他不再給家裡添麻煩，他父親找了一個中介公司，替他申請到州立聖荷西大學的入學許可，強迫他出來唸書，他根本不曉得如何來到美國？出來幹什麼？只曉得家裡花了三十萬人民幣，連留學考的課程一個都沒有上過，真是有錢能夠讓鬼推磨，偉芳是上海第一醫科大學畢業，在上海瑞金醫院當腸胃科醫生三年，結婚有一兩歲孩子，一年前腸胃科主任誤診了一有勢力的家屬病人，主任希望她能夠頂下所有的責任，被她拒絕後，她無法繼續留在醫院，在外來勢力負面的影響力下，她不可能在其他醫院找到工作，經過各方面的探詢，和學姐的推薦下，利用旅遊簽證來到聖荷西，用醫科大學畢業證書和成績單，拿到聖荷西州立大學的護理學士入學許可，念一年可以拿到美國大學的護理學士的學位，學姐給她介紹一個華人移民律師，花了一萬兩千元，用美國一胎化的庇護政策申請綠卡，我也將自己身份做了簡單介紹，都是年紀相近，每個人都將社會人士臉上帶的客套面具丟棄，在偉芳協助下，她替我們建立了微信群組，偉芳特別單獨把我拉進她的朋友微信圈。

大家沒有拘束的從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台灣未來都討論過，不管哪裡來，大家希望能夠在最短的將來，看到一個立足世界的強壯的中國。

一個週末，曉蘭邀請我們到她家吃火鍋，我帶了加州葡萄酒和蛋糕赴約，除了我們四人外，還有泰國女孩黃美美和印尼娃娃林佑男，到底是四川妞，麻辣火鍋是地地道道的麻辣味道，兩瓶紅酒，加上曉蘭的啤酒，都喝大了，從學校的趣聞，到美國政治家的內幕，都有聊不完的話題，吃完飯美美和佑男先告辭了，留下我們繼續打屁，紅酒沒有了，曉蘭命令啟俞去超市買，啟俞說爲什麼是他？曉蘭回答，因爲你最小，有事弟子服其勞，他出去後，曉蘭說，在兩星期內要把這小鬼收服下來，不到半小時，四

瓶加州紅酒又喝完了，啟俞喝大了，打開卡拉OK機器，開始唱歌，從中國的民謠到饒舌，從王菲到周杰倫，從頭唱到尾，歌喉還真不錯，曉蘭拿起話筒和他合唱，兩個人摟摟抱抱糾纏在一起合唱，我看看偉芳說聲溜吧，看到她進公寓，回到家已經半夜。

早上起來打開手機，看到小慧在「連我」上有無數的留言，打回去，她還沒有睡覺，因為無法聯絡上我有些擔心，我把昨天晚上聚餐的情況報告，她說只要沒有事就放心了，掛了電話，內心糾纏的遐想，立刻消失在理智的挑戰下。

偉芳微信我，請我中午吃飯，有事要我幫忙，在附近的快餐店見面，她的移民律師寄了一賬單給她，因為移民局的手續費增加了，所以她需要再補交三千美元，問我怎麼辦？

「我對美國法律也不熟，但我可以問問我們公司律師。」我坦白回答。

「那就謝謝你了。」她懇求的眼光讓人無法拒絕。

公司律師看過這新賬單和原來的契約，說契約上有清楚的條款，假如移民局費用增加時，多出費用是由當事人支付，但增加的費用是三百美元，不是三千元，律師要求的費用是超出移民局太多，當事人只要付三百元增加的費用而已，假如律師拒絕，告訴他會要求加州律師公會來仲裁。

和偉芳一起去見她律師，矮矮瘦瘦的廣東人，我將公司律師的話在他面前重復了一遍，律師聽完立刻說一切都是誤會，只需要再補三百元就好，出了律師辦公室，偉芳說要請我吃飯來答謝。

「等以後再說，我需要回去上班。」我坦白的回答。

接到偉芳的微信，問我星期六晚上有沒有空，到她家吃親手做的上海菜，沒有其他事情，答應了。

帶了一瓶加州紅酒和一盒奶酪工廠專賣店的奶酪蛋糕，她穿了一條紅色超短的牛仔短褲，上面是一淺紅棉織的馬球衫，襯衫裡面好像是空空的，外面罩上一粉色圍裙，雪白的雙腿和手臂，在紅色襯托

下非常搶眼，尤其那均勻挺直的雙腿，和微凸的前胸，令人想入非非。

「歡迎到顧公館，我的室友都出城了，我們可以好好享受一頓，地地道道和安安靜靜的上海菜。」

她指著客廳的沙發說：「先看看電視，我炒兩個青菜。」

三層樓相連的公寓房，第一層是車庫，第二層廚房，客廳，飯廳，和一廁所，二樓是三間臥室，一間是主臥房有衛生設備，另外兩間臥室共用一衛生設備，是加州流行的公寓房格局，中國人將英文直接翻譯念爲康斗，非常適合單身房客的需要。

不到十分鐘，偉芳請我上桌，全部上海菜，紅酒醒了十幾分鐘，口感恰恰好，手藝還不賴。

「很高興在聖荷西能夠吃到家裡做的菜餚，有福了。」抿了一口紅酒，由衷的說出心裡的感受。

「只要你喜歡隨時隨地都可以來。」她看著我，坦誠的。

我們喝喝酒，有一搭沒一搭地，天南地北將自己，慢慢地向對方解剖，將離鄉背井，積壓在心靈上的鬱悶全部傾倒出來，兩個異鄉人交換心裡的感受有無盡的快樂，偉芳半年前在學姐介紹下租下這公寓，兩間房間分租給兩位國內來的女士，她可以說是免費住在這裡，一位是州立大學的交換學者，一位是北京總公司派到矽谷的工程師，她們兩人週末，都會結隊到其他地方旅遊，這次去西雅圖，星期天晚上回來，非常容易相處的室友。

「你曉得嗎？曉蘭告訴我，啟俞已經被她收服了，搬去和她同居了，多麼幸福的一對。」偉芳看著酒杯，不曉得是開心或憂傷的告訴我。

「啟俞不是比曉蘭小四歲嗎？」我不解的回答。

「傻瓜，現在正流行姐弟戀，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但從男女身體成長狀況，精神上領悟的層次，荷爾蒙分泌的年齡界限來看，將來年

紀大了，他們兩人之間的相差會越來越明顯的。」我從不同的角度來評斷如此的關係。

「不要傻了，男人和女人能夠真正地坦誠恩愛有多長久？兩年、三年、五年？短短的幾年有差別嗎？」她微笑的回答。

在紅酒的熏陶下，偉芳臉頰上泛起了淡淡的紅暈，在雪白的脖子對稱下，更是誘惑，仔細的再三打量她，發現她雖然有大大咧咧的個性，卻是可以耐看的美人，水汪汪的大眼睛不轉睛地看你，給人像被愛情箭穿心的感覺，身材雖然苗條些，曲線卻非常分明耀眼，過肩的長髮，扎了馬尾更是輕佻活潑。

「不要這樣看我，請你吃晚餐不是來吃我。」

「誰叫你怎麼秀色可餐。」

偉芳臉上飛快的閃過一道彩紅。

「不要羅嗦，帶了酒到客廳去。」她打開冰箱，拿出一盒子，將蛋糕拿出插上一支蠟燭，關掉電燈。

「今天是我三十歲生日，邀請你和我一起過，可以嗎？」

「抱歉，不曉得今天是你生日，我禮物都沒有，不好意思了。」我有些困惑的告訴她。

「就是不要你帶任何禮物，能夠來和我一起共渡生日，我就心滿意足了。」

輕輕的唱生日快樂歌曲，她閉上眼睛，許了願。

「可以補送生日禮物嗎？」心裡不安，再作一次努力。

「不要禮物，真要給我生日禮物，我可以提要求嗎？」

「當然，你的要求絕對會達到的。」

「可以吻我嗎？這不算太奢侈吧？」她低下頭看著蛋糕。

我輕輕的吻她的額頭，沒有想到她的回應會如此猛烈，站了起來，抱住我，探索我的嘴唇，舌頭

在我嘴裡翻滾，在這熱情的挑逗下，生理上的反應太強烈了，她感覺到了，開始用手來探索，那裡經得起如此的誘惑，有三個月沒有肌膚之親，我也開始在她的胸前遊歷，她吶吶的說：「和我做愛好嗎？」

沒有選擇，將她往身後的沙發擺下，撕掉她所有束縛，用嘴唇向她示愛。

輕輕的呢喃：「不要太急，讓我們互相享受好嗎？」

看著她微閉的雙眼，隱隱閃出激情的淚花，口中歡愉的喘息，讓我很快的失去控制，她不讓我出去，「讓我感覺到你的存在好嗎？」她緊緊抱住我。

激情後的雙方平息地依偎在一起，外面已經萬家燈火了，窗簾沒有拉上，幸好客廳的燈沒有開，我起來將窗簾拉下。

「可以陪我整個晚上嗎？」像是命令，像是哀求，我忍心拒絕嗎？

她房間掛著全家照片，先生和孩子是多麼幸福的家庭，床上有兩個填充娃娃，洗完澡在床上看電視，心裡泛起犯罪的懊惱，結婚後，我從來沒有出過軌，也從來沒有對其他異性起過遐想，是太久沒有發洩嗎？或無法抵抗偉芳的誘惑？我困擾的為自己找理由，偉芳赤裸裸從浴室出來，誘人的身材，美麗姣好的臉蛋，嘴角掛著滿足的微笑，我的激情又給挑了起來，管它什麼原因，今夜必須好好享受。

她躺在我臂上，細述以前生活的點點滴滴，父親是復旦大學教授，母親在一國營公司做會計主任，從小就像公主一樣捧在手掌心上養大，在母親的祈望下，學過那些所謂高素質好教養的課程，但文彬彬的教養，無法融入她自由自在的性格，每個課程上了一段時間，都被淘汰再換新花樣，鋼琴，小提琴，芭蕾，繪畫，朗誦，對她是殘酷的枷鎖，在多次的抗爭中，母親終於放棄培養她，成為高貴淑女的念想，小時候喜歡和男孩子一起打球，一起逃學，但在課業上，她永遠是班上前三名，高考上了醫學院，一年級，在學校的音樂社團中認識了比她高四屆的學長，因為興趣相同，經常在一起討論學術和課外事宜，他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負的男孩，更重要是他的涵養和氣質非常特出，更難得是，在這現代速

成經濟中的八零後，他還有樸實的人性，他喜歡唸書，懂得音樂，欣賞美術，從他透徹的眼神中，清澈的看到他淳樸的心靈，慢慢兩人從朋友變成愛人，家裡沒有反對。

大三那年，他畢業，志願到安徽涇縣革命老區的縣級醫院服務，放寒假去探望他，長時間分離後的相聚在激情下，她將自己給了他，她認為遲早都會相守一生的，性愛讓自己更成熟，對未來有了不同的規劃，那年暑假他實習醫生期滿，回上海參加考證，兩人像在蜜月中渡過，拿到醫生證，他回到原來的醫院服務，因為那裡非常需要醫生。

依依不捨的結束了兩個月的相處，想不到這次分別成為永別，過年他有兩星期假期，開車從涇縣回上海，原來四小時的車程成為了陰陽的分界線，在一陰雨寒冷的車禍中，他離開了，拋棄了充滿兩人情愛的世界，悲痛中，她曾經想過到另外世界陪他，但看到年老的父母，自私的念頭收起來，生命對她來說，已經不像以前是理想中和快樂混合的樂園，每天單調的上課回家，偶爾和同學出去吃飯飆歌外，生活的樂趣圈縮小了，畢業後就到瑞金醫院實習和住院醫生，從上課下課變成上班下班，父母不要她離開家裡，幾年來母親為她相親，不曉得花費了多少功夫，在同學介紹下認識了現在的先生，逃避了高齡熟女的稱號，先生是交大畢業的諮詢科技工程師，在一美國公司上海分公司任職，有了家庭和孩子，一個非常美滿的家庭，生活還有什麼可以挑剔？

兩年前的的一件醫療事故，主任醫生以為自己有的是經驗和老資格，不接受她建議找專科醫生，一起會診後再開刀，結果病人在手術中死亡，主任要她承擔所有責任被拒絕後，在醫院的日子就無法再安穩呆下去，對醫院的制度和醫生成品德完全失望，她離開中國來到美國。

在生活的壓力下，雖然在中國是合格的醫生，但是在美國要成為執業醫師，除了有足夠被認可的醫學學分，還必須通過美國醫生執照的考試，再加上有兩年見習醫生服務，從經濟和時間上考慮後，她放棄醫生生涯，用自己的力量轉換跑道，選修一些護理課程，獲得美國護士執照，雖然這兩職業的等

級完全不一樣，但是美國護士的收入非常高，更且不需要像醫生那樣，承擔一些沒完沒了的責任，再幾個月，她就可以拿到護士資格，做滿護士一年，能夠再念一些麻醉師的學分，可以拿到麻醉師的執照，這是美國非常搶手的職業，她承認對先生的定義，是生活上的伴侶，是精神上的支柱，但在她心中，初戀的人是無法被取代的。

星期天的早上，可以多睡一會，但十幾個小時沒有和小慧聯絡，有些內疚，結婚後從來沒有說過謊，她也從來不懷疑我，也從來不會追根究底的尋找答案，這次不曉得如何來圓說？

下午我們再纏綿一會才回去，看到手機上很多小慧的留言，決定不回，好好睡一覺。

星期一到公司，向小慧說謊手機忘記在公司，週末公司沒有人開門，她絲毫懷疑都沒有，讓我更為不安，犯罪感在心中鞭策，晚上在懺悔的情緒下根本無法上課，九點多偉芳來微信，問為何不上課？是否不舒服？她關心的詢問下，我的抵抗力又減低了，告訴她沒事只是要休息一，兩天，匆匆將微信關了。

沒多久門鈴響了，看到偉芳帶著焦慮和猜疑的眼神盯住我，整天不安懺悔的心情又被撕裂，拉她進來，抱緊她，舌尖在她耳邊給她想要的慰藉，激情後，她靜靜的躺在我身旁。

「我們都是成人，也都有一個完整家庭，今天在一起，為什麼不讓我們，在美國的寂寞生活產生一些浪花，我們對自己的家庭都不會放棄的，更不會對親人背叛，兩個異鄉人依偎在一起互相取暖可以嗎？」偉芳幽幽的，將心裡的感言說了出來。

「是的，雖然我們心裡都有犯罪的感覺，但是只要對家庭和伴侶不離不棄，我們盡到夫妻之間的承諾了。」我是在安慰自己？

偉芳一晚沒有回去，我告訴她和小慧從認識到現在的一點一滴，她不時也提出一些關懷的問題，像老朋友，像情侶，像夫妻一樣聊聊天家常，早上起來，像天上糾纏的浮雲飄蕩後各奔前程。

晚上坦然地去上課，看到偉芳也很自然的打招呼，沒有曖昧的感覺，下課後大夥一起吃宵夜，她非常自然的和我一起回我公寓，我坦白的告訴她，每天晚上我都會和小慧聯繫，希望這段時間不要打擾我，她的回答和我完全一模一樣，她也需要這段自由的時間，在雙方都和家人通完電話後，我們互相用了解的眼神看了對方，像被釋放的犯人安靜的一起摟著睡。

一天晚上，她突然問我需要僱傭鐘點工嗎？她可以免費服務。

她繼續說：「我這年紀已經不應該有少女的情懷了，但不曉得為什麼和你在一起是如此的安詳和滿足。」

「也許你太寂寞吧？」我要她證明什麼？

「不是，在你身邊，聽到你說話的聲音給我安全感，會將我浮躁的心平靜下來，更希望這一時刻會永久停下來，世界上只有我和你。」她像在自白。

「假如你同意的話，我希望和你住在一起，我可以付房租，可以和你共同分擔所有一切，我願意為你做三餐，這樣我不需要兩頭跑，也可以每天看到你和你在在一起，可以嗎？」像命令？像哀求？

我無法立刻回答這問題，看著窗外遠處的海灣出神。

「假如你不願意我不會勉強，是不是讓我們可以先試試看？」

「偉芳，我們都是超過幻想，和做白日夢的年紀，我們都背負著一個美滿的家庭，我們不但要對自己伴侶坦誠，更應該對自己選擇的婚姻負責，爲了在這短暫的快樂，而放棄了原來完美的家庭和婚姻，值得嗎？」我自以為這是非常理性的回答。

「不要在道德問題上糾結，我也是絕對不會放棄我的婚姻和家庭，也不會破壞你的家庭，兩個在異鄉擊出火花的情感，像過年時候的仙女棒，讓燦爛的火花在夜空裡，畫出一條美麗的痕跡，燒完了，火花不見了，夜空還是原來黑悠悠一片，帶著自己行李，回到原來的起點，不帶走一片雲彩，不帶走絲

毫留念。」她無辜的眼神，讓我對自己的解說感到愚笨。

一星期後，偉芳將租來的公寓房交給室友處理，帶了兩個皮箱搬進來，晚餐她做本幫菜，來慶祝我們我們的同居新生活，像女主人將這公寓整理的清潔和舒適。

偉芳上課時間比我晚，她讓我吃完早餐後上班，她下課早，家裡所有事情和晚餐全部包攬，我成為家中懶惰的男主人，只管賺錢但她卻不會向我伸手，每天到規定時間，我們有默契的，我在主臥，她在小臥室，互不干擾不妨害向家裡報安。

十二月初下課後，曉蘭問我們，週末有沒有空陪他們到雷諾，再三追問下，曉蘭說她已經懷孕兩個月了，辦理結婚手續，必須有兩個證婚人簽字，為他們高興，當然一定去，在旅館的教堂，啟俞和曉蘭在我們的見證下，和牧師的祝福下成為了夫妻，看到偉芳羨慕的眼神，我假裝沒有看到。

聖誕節前一星期，偉芳要我陪她到舊金山音樂廳，欣賞蕭邦的〈第一鋼琴協奏曲〉和其他小舞曲，鋼琴大師是意大利的波利尼，說她在上海音樂廳，聽過也是波利尼演奏的同一協奏曲，很想再聽一次。

我也非常喜歡這協奏曲，在協奏曲開始時，偉芳的眼淚沒有停過，我不願意打擾她內心的感慨，讓她自己被這協奏曲氛圍包圍吧，出了音樂廳，她告訴我，上次聽這協奏曲是好久以前，和初戀男朋友在一起去，今天他已經離開，想到那些快樂的日子，傷感的錐心和動情的感痛擊她了她心靈深處。

「不說以前傷感的故事，聽說金門公園在冬天時，晚上經常會突然會起霧，霧大到能見度是零，要不要去試試身歷其中的感受？」她心平氣和的說。

寒冷的冬天，公園幾乎沒有遊客，暗黃的路燈照著穿冬衣外套的零落遊客，好淒涼的感覺，摟住偉芳，突然海上漂過來的濃霧，潑撒在整個公園裡，霧越來越厚，不要說伸手不見五指，連偉芳的臉孔也在霧裡消失，她有些害怕抖擻在我臂裡，我突然放開她，往後退了兩步。

「不要離開我，維賢，不要離開我，我怕，我害怕一個人孤獨的在迷茫裡，我需要你永遠在我身邊。」帶著恐懼的聲調，像哭喊的尖叫。

順著聲音回到她身旁，摟住她。

「答應我，不要離開我，沒有你我會害怕，我會沒有勇氣自己一個人呆在黑暗的世界，不要離開我，答應我。」她在我懷中抽噎。

「不會的，我不會離開你的，直到你要我離開的那天。」

「沒有那麼一天，我要賴住你一輩子。」

新曆年，公司有兩星期假期，和小慧討論後，決定回台灣，當我向偉芳說要回台灣的瞬間，失望的表情在她臉上閃過，我差一點要推翻回去的念頭，她看到我在猶豫，立刻又顯出高興的笑容，替我解釋，出來半年多，有假期，當然應該回去和家人一起過年，她更安慰我，不要一年她拿到綠卡後，也會將家人接到美國來團聚。

小慧還是原來那秀逸的微笑，我忍不住緊緊的摟著她，她避開了我的親吻，把龍龍推向我，半年長高了不少，喋喋不休問我美國的迪斯耐樂園，環球影城，家還是和半年前一樣，那麼安穩，那麼貼心，我羞慚的內心在交戰，這才是我應該維護的家，才是我能夠安心休息的溫室，小慧有條有理的將家人的信息，向我平和的敘述，好像我剛剛下班一樣。

陰寒的台北盆地，看不到幾天太陽日，拜年是必要的禮儀，除了和同學朋友相聚胡鬧外，長輩親戚家的寒暄，都被這黑暗的天空塗上了無聊的等號，偶爾看到偉芳在微信中短短的「想你」兩個字，我又被帶回聖荷西，野性的性慾又被精準的擊中，小慧從不懷疑我，但是內心的交戰，有時會讓我煩躁和不安，要在矛盾中找出平衡點那是異想天開，兩星期是在煎熬中渡過。

一出海關，偉芳衝上來抱住我，訥訥的說：「我真怕你不回來了。」

回到公寓，時差和長途飛行的勞累，阻擋不住我們的激情，狂野做愛，讓我們整夜的纏綿在一起，我們像野獸在搏鬥中互相要撕裂對方爲止。

「每天晚上，我一上床就想抱住赤裸裸的你，愛撫你，讓你忍受不住來和我做愛，我幾乎每夜都會夢到在我身旁。」她沒有絲毫羞澀。

搞不清楚我的家到底是在台北還是聖荷西？我的終身伴侶到底是小慧還是偉芳？溫順的小慧，讓我浮動的心能夠沉澱安穩，偉芳的開放和直率，給我產生激情和野性，我有選擇的自由嗎？這是中國和台灣教育制度不同的養成？或是中國獨生子女任性的結果？一國兩制怎麼會加到我身上？

看到曉蘭鼓起的小腹，一個美國小生命在醞釀中，她很驕傲的告訴我們，啟俞已經完全熟悉公司的一切業務，而且找到更合適的運輸公司，承擔他們的進出口貨品，也提出在包裝和標籤上的改良方法，讓產品在銷售上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爲他們高興，他們也祝福偉芳和我。

夏天來到，偉芳拿到護士學士學位，通過註冊護士執照考試，在聖荷西一家醫院找到工作，那天我們幾位英文班的同學都去參加她的畢業典禮，晚上到一家牛排館慶祝，在快樂的氛圍下和放鬆的情緒下，偉芳喝醉了。

回到公寓，她精神特別高昂，笑著告訴我她不會永遠，做一個普通的護士，她要再念一年麻醉師的學位，拿到麻醉師的執照，她就有足夠的收入，我可以不要上班，不要回台灣，我們可以快快樂樂的在美國組織一新家庭，她願意爲我生小孩，不管幾個都可以。

好不容易讓她安靜下來睡了，不曉得是醉話或期望，她要兩個孩子一男一女，這樣才比較公平，我被這告白牽起了無數的煩惱。

可能和小慧離婚嗎？可以拋棄龍龍另外再養小孩？她可能離婚，拋棄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嗎？這麼重大的家庭責任和道德條規，能夠輕易地讓我們不負責任的逃避嗎？我們一起生活了幾個月，她無憂無

愁地，在感情上和生活上完全交託給我，她有千萬個理由讓我逃開一個美滿的家庭，另外和她組織新家庭，但是在道德和良心上，我必須付出婚姻上全部的責任，國內獨生子女，在父母和祖父母三重放縱下，從小曉得利用自己的任性，就可以滿足任何要求，今天在美國的中國學生，不是名車就是過著奢侈豪華的生活，台灣的學生雖然比起六零年代時候的經濟情況好太多了，卻沒有看到太多的揮霍富二代，中國經濟的起飛，帶給人民在物質上的享受，遠遠超過在精神上的追求。

趁偉芳沒有上班前，每個週末，我們不是單獨，就和啟俞夫妻一起外出旅遊，到過拉斯維加斯那燈紅酒綠的不夜城，到優聖美地的小木屋過樸實生活，順著一號公路經過十七里路美麗的海邊，一直到洛杉磯，好醜陋的城市，除了迪斯耐樂園外，就是那被層層污染的空氣，罩在被北邊山脈擋住的城市內，曉蘭笑我們好像在渡蜜月，如此親愛，是否分不開了？

夏天到了，我告訴偉芳，小慧說龍龍吵著要到美國看爸爸，她利用休假的兩星期來美國，小慧臉上的笑容馬上就消失，一轉眼，她說這是應該的，孩子想爸爸，接著她說，不要擔心，她會在這兩星期隱藏起來，不會在我們之中，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第三者，她來到美國兩年，連東岸都沒有去過，她要趁這次機會到紐約，波士頓，尼加拉瀑布，和華盛頓遊覽。

小慧在炎熱中到了舊金山，我拿了休假，從舊金山一直玩到拉斯維加斯，這些地方，一個月前才和偉芳來過，那時我們是多麼的快樂和激情，對著身邊的小慧，我慚愧和內疚一直在反復煎熬，我不只是在肉體上出軌，連心靈也在犯罪，偉芳是熱情開放和不會掩蓋內心感受的女孩，小慧卻是含蓄內斂和自我約束的淑女，兩個一百八十度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歡樂和享受，我何去何從？爲了彌補那些不盡責任的行爲，只能夠盡量讓龍龍愉快的，在這兩星期內得到他想要，想吃，想玩的所有一切，兩星期很快過去，在機場分離時，小慧告訴我，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父親，是嗎？還是我用對了方法來掩蓋內心的虧欠？

第二天，偉芳從紐約回來，她抱住我，探索我的嘴唇，告訴我：「糟糕，我發現離不開你，我的醫學知識裡，沒有教我們如何醫治這毛病。」

如何回答她？只能夠用行動告訴她，我是如此強烈的需要她，她的需求更能夠配合我。

醫院答應偉芳的要求排了早班，她也在醫科大學選修了麻醉師學分，每天下午她三點回家，預備晚餐，等我回來吃過晚餐，然後我們各自上課，晚上九點前後回家，很少看電視，她總有說不完的話題，從小時候的趣事到學校和同學的交往，每天有不同的話題。

九月中曉蘭和啟俞的女兒來到人間了，在滿月酒的聚餐時，看到偉芳羨慕的表現，我只能夠裝沒有看到，回到家，偉芳說好想我們有自己的孩子，我坦白的告訴她，這是不可能的，一年前我們已經約束過，絕對不會將兩個完美的家庭，因為我們的自私而拆散掉，偉芳只回答一句話，她只是希望有一天，在一允許的環境下，我們會有自己的孩子，希望我不要太在意她的夢想可以嗎？

又過年了，小慧要我回台灣過年，因為再半年我就結束外調回台灣，把我回台灣過年的消息告訴偉芳，她沒有任何反應，只說會自己安排，她綠卡快要拿到，需要花時間將她家人辦理移民手續，我沒有料到這麼容易就過關。

回到聖荷西，偉芳一切都很正常，對我的態度也沒有任何不同，一天突然接到曉蘭電話到公司，約我出來吃午飯，她單刀直入問我，到底對偉芳如何打算？我看看她，不曉得這問題的來由，我只能夠告訴她，我們兩人都是各自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不錯我們相處的很愉快，我們互相依賴，但夢總應該會醒的，再幾個月，我就調回台灣，偉芳家人也移民到美國，每個人再回到自己原來的崗位，再扮演好原來的角色，這快樂激情的相處，會隨著時間被沖淡，甚至被遺忘的。

曉蘭看著我：「這就是你的回答嗎？今天我找你出來，偉芳並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你根本不知道偉芳愛你有多深？你回台灣前，你再三強調你不希望有要你們自己的孩子，在你離開的兩星

期，偉芳將一條小生命結束了，因為她一個人實在無法去承擔，自己無法控制的發展，她沒有權利結束和你共同產生的小生命，她把這事告訴了我，因為她一人實在無法抵抗心中的悲痛，我不會要求你做任何事，更不會要求你擺脫原來的家庭，再和偉芳組織新家庭，我只希望在你們能夠相處的剩餘幾個月，好好的對待偉芳，好好的愛她，我不曉得她為什麼會為你犧牲這麼多，好好珍惜她。」

我呆了好久才回過神，回到美國沒有看到偉芳的不同，不曉得她居然會為我懷上孩子，為我做了人流，我的責任在那裡？我的男人胸襟還存在？

回到家，我抱住她，流下了很久沒有滴下的淚：「告訴我為什麼要懷孕？為什麼懷孕不告訴我？為什麼又把小生命殺掉？」

「告訴你有用嗎？告訴你，我有了孩子，你會要和我結婚嗎？我希望能夠和你建立我們的家庭，你會同意嗎？我夢想我們有自己的孩子，自己快樂的家，這些只是我一個人的奢想，你回台灣過年，我的夢也醒了，我從這段縱情快樂的日子中，又重新踏回到現實的世界，你有一溫順的妻子，你們之間除了龍龍的親情傳遞，你們更是互相默默了解對方，我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來打破這枷鎖的，何況我也有丈夫和孩子，我知道對你的愛，遠遠超過我的丈夫，但是面對一個不平衡的秤砣上，對你而言，我是如此輕量不足道，我們如果能夠在一起，將來痛苦的是我，你對你家庭的依戀，我根本沒有把握打贏這戰爭，我更沒有理由來騙自己，你會和我共渡一生，假如你因為我懷了我們孩子才和我結婚，這樣的家庭能夠維持多久？你說呢？」偉芳一口氣將心裡所想全部向往傾倒，我能夠說什麼？

抱著她，我發現我居然是如此的自私，為了貪圖一時肉體的享受，完全沒有體會到她對我的用情是如此真，如此深，我自認是理智的動物，考慮事情周到的人，是的，我會為了她的孩子放棄小慧和龍嗎？我會留在美國另外再找工作嗎？台北是我生活一輩子的地方，那裡的一草一木都可以見證我的存在，可以尋到我的痕跡，冬天的陰寒，夏天的悶熱是我習慣的氣候，面對著偉芳挑戰的凝視，我低下

頭，看著地板，不曉得該如何回答。

偉芳嘆了一口氣：「不要為難我們自己了，我的綠卡最近可以拿到，相信不到半年，也要將我家裡接到美國，你應該回台灣，何必在這剩餘相處的日子來互相折磨，我們還有二百天快樂的日子，可以為我們留下更多美好的回憶，你說是嗎。」

結束了爭議，一切又回到以前愉快的生活，有時看到偉芳發呆的坐在電視前，我一陣陣的心痛卻不能夠表現出來，我不能夠在她平息的心靈再丟下石頭。

五月的一天，她告訴我，她已經拿到麻醉護理師執照，她申請到洛杉磯，一家中國人的醫院當助理麻醉師，六月中要搬到洛杉磯，除了祝福以外，又能夠說什麼？我有勇氣要她留下嗎？

週末我們兩台車，塞滿了行李一起到洛杉磯，她在華人聚居地阿罕布拉市，租的一棟三層樓的公寓，看起來是安全的地方，星期天在蒙特利公園的吃過中飯就告別，我又回到以前單身時的生活。美國分公司希望我再做一年，台北公司也答應我留下，我和小慧討論後，婉拒了美國公司的要求，七月底是我的最後在美國的日子，我將這決定告訴了偉芳，她不置可否。

在美國最後的時間，收起了曾經高漲的激情，是時候忘記那些曾經消魂的日子，必須靜下心來計劃未來生涯，快離開在美國留下的七百多天，是惆悵還是遺憾，無法給自己一個答案。

告訴偉芳，機票已經定在一星期後，算是告別了這必須切斷的糾纏，告訴她假如能夠忘記我最好，但是我會懷念我們這七百天快樂的時光。

下班回到家，打開門看到偉芳在廚房做飯，我詫異的問：「你怎麼來聖荷西？」

「知道再一星期你要回到小慧身邊，我很嫉妒也很傷心，我請了假，希望能夠在最後一星期來爭取你改變主意，留下來好嗎？」她沒有抬頭。

「偉芳，我知道我也愛上你，但是我有家庭，有妻子和孩子，我必須盡到做丈夫和父親的責任，

你也有家庭和孩子，不要犧牲兩個家庭來讓我們痛苦一輩子好嗎？」要抵抗她的誘惑，我只能夠殘忍的回答。

「好了，不要再討論這題目了，讓我們快快樂樂的相處這星期好嗎？」

除了緊緊抱住她，我還能夠做什麼？

整個星期偉芳像家庭主婦一樣，每天我們倆人一起吃早餐，送我到地下室停車場，晚上等我回家，不是到曉蘭家，就是兩人找一家沒有去過的餐廳，享受不一樣的菜餚，在紅酒的微醉氛圍下，回到家，我們用做愛來刻下最後的句點。

最後一天，我們起的很早，她建議到公寓的花園裡走走，清草尖上和花瓣上的露珠，在早晨陽光下特別晶瑩，這些露珠被我們踏過的足跡下消失，太陽緩緩升高，花朵上的露珠也不見了，和偉芳從認識，到相愛，到分離，足足有七百年，沒有辦法將這七百粒朝陽的露珠串聯起來，只能夠在今天分別前畫上一句點，各自回到原來的生活和家庭。